

核心素养导向的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结构优化

唐旭, 刘秋艳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中国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文化研学旅行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进入教育领域,成为了课外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新途径。因课程要素与语文核心素养的脱嵌,目前在课程实施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其课程化转型亟待突破目标偏离素养本质、内容的文化割裂与学段割裂、学习方式的浅层参与困境、评价体系的核心诊断缺位等问题,走向素养本位的优化结构。基于泰勒的目标模式,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从“目标-内容-方式-评价”四位一体的课程结构进行优化,并以“1+X+3”模式为例,构建文化浸润、实践生成、评价驱动的素养培育模式,能为破解研学旅行“教育性弱化”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关键词】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结构优化;核心素养;课程要素

【基金项目】2022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批准号:22SKGH108,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体系研究);2023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批准号:YJG232025,全日制教育硕士实践基地群“U-T-S”共建模式研究)。

1.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国内研学旅行作为一种传统而现代的素质教育手段被广泛关注,正在逐渐兴起和推广。[1]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化是指学校依据一定价值取向的课程理念,设计研学旅行课程,在分析学校和学生需求的基础上,确立课程目标、开发课程资源、组织实施研学活动、明确课程评价的形式和标准,最终落地系统化的研学旅行课程方案,来保障研学旅行的有效展开。[2]

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固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但在实施中出现“只游不研,只游不学”、文化元素融合度不高、随意散漫、“教一学一评”不成体系等问题。针对此类情况,需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聚焦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甄选符合学生需求的研学内容,细化学习方式与过程指导,优化评价法则,提升课程要素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才能适应学生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发展要求,实现“研学游”向“研学优”的转变。

2.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实施现状与问题

2.1 课程目标偏离素养本质

在教育实践中,课程目标的精准定位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关键起点。当前,部分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目标设定不太合理,存在研学课程目标未紧密围绕学生核心素养设定、目标衔接不符合学生核心素养培养要求

等问题。这种目标设定的偏差,导致学生在研学过程中出现两级偏差,一是研学偏向于旅游观光,“泛游”乱象频生,甚至“只旅不学”;[3]二是研学任务未能与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挂钩,教育价值难以凸显。

研学旅行与旅游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研”跟“学”,前者更凸显其教育性质,因其与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相契合,故在教育界备受重视。以上现象的造成,反映出课程设计师对研学旅行的教育性定位不准确,未能围绕核心素养将文化研学旅行课程蕴含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进行“三位转化”,并结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将研学目标进一步细化为可观测可操作的具体行为目标。

2.2 课程内容的文化割裂与学段割裂

课程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系统性的、关联度高的、符合学生学习需求与认知水平的研学内容才能使学生获得全面的认知,助推其核心素养的发展。但当前的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内容常存在整合度低、随意性大等情况,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文化元素的融合度不够,难以将“研学”和“文化”进行良好的融合。研学旅行活动与学科课程关联度不高,其文化价值难以凸显,学生在研学活动中的文化体验不深刻。二是研学内容选取缺乏系统性、随意性较大,且普遍缺乏学段衔接的梯度设计,不利于学生进阶能力的培养。

2.3 学习方式的浅层参与困境

研学旅行中的学习方式将直接影响学习效果。教师作为教学的组织者与引导者,在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今的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实施在师资与学习方式方面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我国课程科目与教学的教师都是以单科培养为主,科任教师更多的专于精于某一单一科目的知识,而文化研学旅行作为一门跨学科学习课程,要求指导教师具备多种科目的知识储备与教学能力,这无疑加重了教师的教学负担,极容易因单个教师教学组织不够完善,而导致研学效果不佳。

其次,当前的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在学习方式上,多以简单的参观、听讲为主,学生参与度和主动性不足。这种单一的学习方式无法满足核心素养培养对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思维的要求,难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文化内涵,难以使学生获得深刻的研学体验。

2.4 评价体系的核心诊断缺位

评价作为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检验学生学习成果和促进学生的素养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学生的学习成果体现在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隐性成效体现在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中华传统美德、革命光荣历史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感受,对“四个自信”的理解和认同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初步养成,这些成效不易外显,但可以体现在学生的作品和行为;显性成效主要体现在学生的研学旅行日志、随笔报告、摄影作品、视频录像、绘画创作、诗词歌赋、戏曲小品、合唱吟诵等。[4]传统的以撰写学习心得与写作文等书面形式的单一考核方式,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难以规避教师评价的主观性,不能充分体现出学生创造性,也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需求。

现有的评价多侧重于学生的参与表现,更多聚焦于知识的习得与参与度的高低,在文化理解、问题解决等核心素养方面的发展评价不足。此外,评价方式单一,缺乏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和全面的评价指标,不能最大化发挥评价促进学生成长与教师发展的作用,难以为课程改进和学生素养提升提供有效反馈。

3.指向核心素养培养的课程结构优化思路

研学旅行与旅游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凸显其独特的教育性质,针对现今研学旅行中的问题,要实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研学的转变,要建立在科学研学体系支撑的基础上。[5]课程要素是决定课程功能的关键,以

泰勒的“目标模式”为依据,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四个方面着手,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优化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结构,构建完善的课程体系,能够有效解决这一困境。

3.1 素养导向与学段适配的目标体系

教育部在2016年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三个方面明确提出了对中小学生研学的发展目标。文化研学旅行作为一门跨学科学习课程,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研学旅行课程目标的设定,需要结合教育部相关文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发展需求结合,从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与审美创造四个方面制定符合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的课程目标。[6]

3.2 学科导向的模块化设计

文化研学就是要将中小学研学旅行定位在“文化融入,文化促进”的基本方向上,在研学内容的选取上落实对文化元素的投入。[7]因此,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内容应从宏观到围观,围绕核心素养的培养,精选富有文化内涵的符合学生发展的研学内容,构建以文化主题为线索的课程框架。综合教育部颁布的有关研学方面的重要文件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相关建议,发现研学课程内容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以教育部2018年颁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营)地”推荐工作的通知》中给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板块、革命传统教育板块、国情教育板块、国防科工板块、自然生态板块等5个板块为依据, [8]围绕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综合考虑学生学情与实际情况,充分利用已有的教育资源,以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碑、特色小镇、大型知名企业、国防教育基地、科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科研院所等地为载体,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使其获得具身体验。

二是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三大核心文化为参考,以三大模块为主要议题,结合学生实际,充分挖掘三个主题板块中符合学生发展的围观层面的“主题项目”。例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衍生开设传统建筑、传统艺术、传统手工艺、传统节日与民俗等不同项目的研学主题。

三是参考现有的部编版语文教材来设计

研学内容。部编版语文教科书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载体，精选了符合学生发展的各类课文，囊括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章，是最符合当代中小学生发展的教育资源。《跟着书本去旅行》这一体验式文化教育节目，就是最好的范例，节目以中小学课本或经典名著为线索，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走近文化古迹、实地实景讲故事、身临其境受教育，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9]

四是结合地域特色开发校本研学课程。贯彻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特色开发能体现乡土乡情、县情市情、省情国情的研学课程，一方面能够促进当地学生对家乡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增强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另一方面，更能够为不同地区的学校研学提供多样的选择，促进文化的传播与延续。

除以上四方面的提议以外，还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和不同单位进行合作，综合文化研学旅行的跨学科的课程性质，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着力开发系统性、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强的研学课程内容，最大化的发挥文化研学旅行的课程价值。此外，还可以以语文学科为主导性学科，融合其他学科知识，找寻二者的相同和相通的部分，既保留个性部分，又共倡共性部分，促进历史、地理与语文学科的融合与碰撞，为中小学生文化研学旅行提供参考与选择。

3.3 “三师”引导与科技融合

研学旅行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重要形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包括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作、职业体验四种主要活动方式。[10]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应采用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的实施，更多是在语文老师的组织和引导下展开，根据研学旅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这一性质，教师要适当放权。针对文化研学旅行课程跨学科的性质，可以推行“三师制”，即由语文教师、所跨学科科任教师和研学基地专业讲解人员共同担任指导教师，三师协商研讨出适合学生的方式，制定趣味性的学习活动。

此外，研学旅行的学习应充分利用信息时代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的优势，认识数字技术，拥抱数字技术，合理利用数字技术，结合VR等现代科技手段让学生获得具身体

验。以“走进非遗景德镇”的参观学习为例，学科教师负责传授系统的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非遗传承人则凭借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精湛的技艺，为学生提供真实、生动的文化实践指导，采用VR技术让学生置身于不同朝代当中观看古时候劳动人民的制窑过程，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

3.4 数字赋能评价改革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是保障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质量、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重要环节。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评估体系着重强调研学旅行中学生进行的探究式学习和体验，着重检验其实践能力、探索精神和创新潜力。[11]评价指标要全面涵盖学生在文化知识掌握、实践能力提升、情感态度转变等方面的表现，还应与学习目标相契合，充分考虑学生学段特点，以准确反映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为课程改进提供依据。

从学生学习成果显性与隐形的特点来看，评价形式与载体应多样化，从过程、成果和反思三个方面搜集学生的学习证据。可采用录微视频和拍照的形式记录学生在过程中的参与与表现，记录下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的手工作品等能展示学生实践能力的证据；制定能体现个人思考与小组合作的丰富有趣的“研学学习手册”，在研学结束时，组织学生进行汇报展示，邀请学生家长观看学生学习成果，综合多方的评价意见，确保评价的公平公正。最后，在多方面评价完成后，再借助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学生研学成果进行客观的测评与分析，并结合学生特点给出适合学生的提高思路，以供教师参考和学习，突出因材施教的特质。

4. 中小学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结构优化：

“1+X+3”课程模式

研学教育是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并没有太多的经验和模板可提供参考，[12]基于以上的优化思路建构“1+X+3”的文化研学旅行课程模式，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通过“目标统整——内容重构——方式创新——实践生成——评价赋能”的闭环设计，能为当前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化提供有效示范。

4.1 “1”一个核心主题目标导向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海量知识纷繁复杂，若没有精心规划，对其梳理与整合，不能最大化发挥其教育价值，难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宝贵的知识与丰富

的体验。“1+X+3”的课程模式,以“1”为主导,在海量精深的知识宝库中,从宏观的角度精选一个符合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文化主题为主线,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制定课程目标,统领该领域文化研学旅行学习活动的开展。例如,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主题为核心目标,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以语文核心素养培养为指引,构建“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发展—审美创造”四位一体的目标框架,围绕学生的关键能力、必备品格的培养,制定符合学生发展的,可执行可操作的目标。

课程目标的设计遵循“学段递进、能力进阶”的原则,着眼于学生能力的进阶培养,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发展与认知水平,根据学生学段的高低,结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设置难易程度不同、环环相扣的、具体化的、操作性强的目标。例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个主题目标的统领下,分学段制定不同的目标,低年级学段的学生以丰富其情感体验为主,培养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重在文化体验与认知生成,让学生“带着兴趣”去研学;高年级学段的学生则重在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等高阶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价值观上形成认同,更注重学生思维的发展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尝试做调查研究、撰写研学调查报告,进行实地考察,让学生“带着课题”去研学。

4.2 “X”一个核心主题下的多个研学项目

基于一定的课程目标与核心文化主题,选取符合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需求的类型化的课程内容。围绕一个核心主题,从学科融合、地方特色、语文教材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索,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生成多个项目式的研学内容,引入足够的文化内涵及知识,让学生在研学旅行活动中真正收获文化体验。[7]

例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核心主题,以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景点篇目《苏州园林》为依托,延伸出“园林建筑美学”研学项目,融合历史(营造技艺演变)、数学(空间比例测算)、美术(造景构图分析)等多方面的学习内容。还可以延伸出“走进课本里的建筑”这一项目式的研学主题,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以不同年级课本中的中国传统建筑为依据,生成多项主题研学项目。如以故宫、黄鹤楼、滕王阁、颐和园、

赵州桥等为研学地点,从其历史与文化底蕴中挖掘育人价值,为研学旅行课程开展提供素材。

4.3 “3”三重实践支持

三重实践支持能够为学生制定最适宜最高效的学习方式,从研学前、研学中两个环节,校内教师、校外教师、数字助教等三个部分入手,确保前期准备与实地实践的高效开展。

1) 校内教师:若以语文学科为主导,则由语文教师联动研学项目所跨学科课任老师进行负责研学前期的兴趣培养与知识宣讲,以及前置学习目标的制定与方法论的指导,如《研学任务单》的设计与观察日志的撰写等。

2) 校外导师:结合研学基地的特点,让非遗传承人、文博专家等提供情境化知识讲解与实践示范。依托研学基地丰富的资源,让学生能够获得亲身的体验,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数字助教:通过AR场景还原、AI语音导览等技术实现即时知识供给,采用事修复技术,以视频的形式还原古迹,给学生视觉、听觉上的冲击,获得更为深刻的研学体验。

4.4 智能评价生态系统

智能评价生态系统,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旨在对学生合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估,贯彻落实新课改倡导“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为教师教学的改进提供参考。不仅能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进阶培养的要求,还能为学生的成长留下更多宝贵的记忆。

1) 过程性数据采集:捕捉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的画像,留下每一位学生参与活动的证据,录微视频,记录下成长印记的同时为数智评价提供依据。

2) 成果展示多样化:打破单一书面评价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合作化的展示平台,召开主题班会或在宣传栏进行公示,以多样的形式展示研学作品,为学生提供交流研学心得的机会。

3) 多维评价模型:评价的维度要紧扣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评价维度 = 文化理解(30%) + 实践成果(25%) + 协作能力(20%) + 创新指数(15%) + 情感态度(10%)

4) AI诊断反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

研学日志,生成个性化素养发展报告,在数据生成学生自画像的同时,智能分析学生的个性特点,提出最符合学生成长的优化建议,为教师优化教育教学方式提供参考。

“1+X+3”模式通过目标统整、内容再造、方式革新、评价转型,使文化研学真正成为核心素养生长的实践场域。为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化提供一份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模板,能够帮助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的有效开展。

5. 结语

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结构的优化,本质在于回归教育的文化属性,聚焦人的完整性发展。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仍需要进一步探索,努力提升学校的研学水平。广大教育者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以文化为舟、以实践为桨,结合实践探究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课程体系,培育一批文化研学旅行专业性人才,加强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助力文化研学旅行课程真正成为核心素养落地的活性载体。

参考文献

- [1] 滕丽霞,陶友华.研学旅行初探[J].价值工程,2015,34(35):251-253.
- [2] 黎东来.“语文+X”模式高中研学旅行课程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22:4.
- [3] 唐旭.文化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的基本思路

[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19,36(04):40-46.

- [4] 徐昌.文化理解:研学旅行课程的核心要义[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20,(06):87-89.
- [5] 杨楠.文旅融合背景下中小学“非遗文化+研学旅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江西省宜春市为例[J].西部旅游,2023,(14):55-57.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4-5.
- [7] 何俊良.研学旅行与文化的融合情况探析——以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行为为例[J].国际公关,2019,(07):253-254.
- [8] 王晓燕.如何科学规范推进研学旅行[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9,(06):88-90.
- [9] 董丽苹.定制旅游中的体验类活动设计分析[J].旅游纵览,2020,(19):64-67.
- [10] 娄卫润.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实践探索与研究——以长城文化资源为载体[J].教育实践与研究(C),2021,(05):14-18.
- [11] 赵倩倩,唐卫民.素质教育背景下初中生研学旅行课程实施现状及对策研究[J].新课程导学,2024,(25):56-60.
- [12] 毛展煜.中小学生研学旅行课程标准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J].新课程评论,2018,(01):79-85.